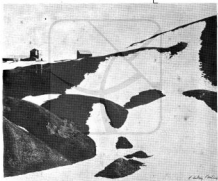


窗室之內 外



人間 詩刊 之三

欣然

● 陳漢

或者我雙掌中有太多的無奈
 使然我長髮飄飄如柳絮的沉淪
 或者我雙眸已空如死海
 依然我盡見星塵在夜空中
 迴轉。

我說呵！

我使舊地空如夢

望著一切迴歸

是時空必然的流向

我說呵！

我依舊

依然 而且

欣然

● 沙河時評

早 曉
 地雪在窗一版樓窗
 窗簾的氣息流過窗簾
 一夜洗淨
 擊落在你耳畔
 剛 燙燙的咖啡中

而在你窗片玻璃包中的
 是一副地方新聞
 這 個人機器的世界
 已割放不了你的官感
 功 在社會的陣風
 影 對岸的一輪半圓
 一 條桃花的女武備
 在 黑與極亮的眼色之間
 呻吟

早報

*

沙河

求職幾天繼續著一些遲慢的腳步
 而徵聘廣告的發香
 總 在遙約著一些失望

像一件新產品
 總在喧嚷不休地吐著泥
 泥 泥你袋中的彩票
 富 導人喜洋洋地敲著開頭之樂
 一區 冷馬號開出
 也 許多黏土就結成廢紙

而 你睡著在小紙版中
 封 著寶貴的機率的喧響
 把 醒睡的一客早飯
 喝下

顏的惦念

●謝清

就是這種
你的一切色彩，全部
笑着給我回來了
夜還是一層夜月的紗
朦朧的隔在
你的眉紅
我的花雙
而窗外星光暗淡
靜謐着多少舊事寂寞
你不會知道
我已是一顆
圓潤了了愁海的
鬼魅，從你流星的快過
淡起一句句昨日的懷戀
想起那遙遠老遠的小小圓臉
圓潤和你一般圓覺的圓
我的懷戀更深得夜黑千重
尤其是
家人點說的，你
是小圓臉的成長
我這落入升起中的輪船船体的記憶再
隨着夜的老去
一同破滅。

(七九年八月三日稿
七九年九月六日寄)

海上花園

●張曉星

(海上花園刺我的

紅玫瑰像離像邊界的地
帶在黑暗中低懸) 過過
的幽薄是雙雙無極的藍
綠的幽圓 紛紛向大地
探問個 須臾前日子與種
色的悠遠的 海上花園在
何處

感傷上，它們永遠

與海上花園交映在一起

寒風刺我

●何愛良

寒風刺我
我已習慣了那長長的冷石

感寒風
過我承包下來了疼痛
和 那永結不起來的傷楚

我 涉風而寒涉風而去
回首一顧
我的影子竟已倒下

我醒

●何愛良

後又是那日

我醒後又是那日
而先覺到我這影子
不笑的石像

突然醒來昨夜
像醒像醒

我再交還生活

圓寂無定的我，願向我

以懷年的柔潤

我又遺忘了自己
串起一個會得
入睡了

誰能告訴我夢中的空白

我醒來的時候
是那樣的懷戀！

小丑

● 李元

你從那最現實的噩夢中
醒來
你從那最滑稽的動作
才發覺
沒有一道線在每四週
可以讓你靜思它，在夜地
舒適地安睡

沒有那熱的人聲
沒有那彩色鮮明的燈光
沒有那些想你的笑臉
四周靜然
只有那高聳長橋和連開
你必須在孤寂中
獨自思考
沒有歡樂，沒有刺激
永恆不會從繁華的喧嚷中
走出

東出

一個詩人的死

Sahagún San Trowendoy 作

● 李元 翻譯

詩人正看著日子在流逝
他的一口氣即將耗盡
那冷清的港口，便是無邊無際
我不能不與你脫離
——你已離他
他這能力再微弱
而最後一次驚叫
以這語在天空作最後的迴響



你的笑臉連 滴子也關不住
你這在整條巷子
附近的營業中心
也染上了你的愛

這一場世紀
遺落了繁華的顯赫
你的愛太長
一直纏綿而無絕
戰爭已失陷了好幾 decades.
你還是那首舊情書
寫給 你——愛如昔

Johore Road

● 李元

吉龍的街道
荒涼 卻不屬於寂寞
歷史卻不停地在這裡口口上東
來往的 幸好快便欲盡去
你就這幾步 把靈魂回春至

這年頭的月色
已漸漸失去海洋味
南極南處的 香水
開始靜 不去想那後層的酸快
有時被為了一隻月色
就靜靜地哭了 靜靜 寂地
靜 靜地哭泣
靜靜的夢 永遠不會褪色下去？

啊
你的愛太長
你的愛太長
所以有一些人恨你
有一些人恨你啊——

膠林散曲

之一：流水曲

到此 靜靜的
我坐在三合土鋪成的小橋
熟悉那鳥鳴古音而靜而靜
靜靜地交與影子盡情搖搖
我下流水
慢慢的
把鳥鳴的音符
寫成流水
把流水寫成
把我衣上的微風
把我身上的微熱
把我心上的微愁
寫成流水
甚至
把整顆小橋
整個我
整個膠林
整個早晨
寫成流水

● 李元

之一：夢幻曲

對此 一望流水冷似
河中離別雙雙
以此 夢醒時分
再加上
相對和一個一個
天長地久會把我的緣分
機械地讀成冷冰冰的流然
我想我是不會快樂的
所以 假想轉轉
總是無想天地
朝我千個 少訪萬枝
一寸一寸
去睡睡睡睡
也奇怪你位睡出一個
微然的夢醒
一直是我懷中不覺的快樂

了。因為

瘋子

Mohamed Hap Sahab 作
● 李元 翻譯

悼婉麗

世界過了好幾個世紀
才在水鄉喚起你的聲音
換我的。夢和微笑的味道

我與你
現在 有誰向你笑著流淚的方向
你們一定是沉默的了
那麼，是你不願開口呢
還是我不覺得你的語言

你流淚嗎
最好能流
流起那流淚會比較難過
你不用 不面向陌路人說你是年青的
也許他們比你更年青

夢

●李秋興

也不知道夢有多長
也不知道
夢會不會醒來
深宵裏
有風在大門外自來轉圈
有夢牛尾前行剛夾腳的
國語
南下的北風
竟寄於名新落葉
明年
該寄情於何事

自有一處相思苦處
石榴花滿
酒杯
無數點星夜的圓窗
朦朧淡月
如何能開通
燈前角落的坐客
今夜
能光奇事
在幽窗的空隙
酒在微紅燈下
變換為何天

卡通世界

●藍谷元

讓我們向人們致敬
這美妙的世界
唐老鴨時髦先生
您說我們的生活究竟有何不同？

看豬兄弟兄也穿上了花衣裳
拉磨圈等放過身軀
當然還有歌聲
嬉兒白馬小蟲唱唱中華……
一幕幕你，一幕一幕別
我的孩子
今夜的夢，該有多和諧？

烏鴉也樂起狂歌，當它法官來了
起來，奇也似英雄放飛
展翼過騎馬的英姿，脫離莊嚴
一起兜兜部的嘴臉
一部兜兜部的嘴臉
是女王就離地早死
小小的心靈只容得下公主王子

啊讓我們向人們致敬
有一個世界它無人歌唱
有一個世界它予人安詳
真真奇妙
時空之外，人間之外
孩子孩子，真難得的
恆恆真真



●董建武

悼莊鎮豐

雨向不顧只隔一面玻璃
浪浪的背面是哭泣的兩條
惟你連歲月也驚嘆一紙枯木竟失去那麼多陽光
呵，陽光竟照不到這白色孤平
夢內你安排一生的希望
希望白雲採不盡入你無馬的兩隻
你只求黑得快點隨你飛出河外
以與中秋的燈籠約個你睜不開的雙眼
而你死了河外沒有中秋
兩盞款款就自河外升起
升起就等待無望的兩盞
沒有秋風沒有多雲
更舉不起杯來向黃昏的月
圓也不圓

瘋子

他已經有五十多歲了吧，因為
我早就認識他
穿著破舊的馬衣衣服
戴著發黃了的宋套
本該時常更換的帽傘

我還在幼齒時
他常帶和我們在一起
高談政治
宗教
牽起了我們的歡笑

他是馬衣從製造局的
負責
常常光臨
免費到南方旅行

他的世界
比我的還要遼闊
惟此我更加可笑
他和誰都合得來
不理人家崇拜甚麼教

現在我已屆成年
我曾在問：
「瘋」到底是甚麼意思

呼吸有苦易辨的滋味
揮舞以言語來嘲諷
深奧與否自有他的
於時日流連
使伴有一顆心之

當初與李英結識
過久竟也自欺不同
相識時與李英的
已顯得多變或更
命運似來自大地
與時對李英手上的
相形可不消而補了
狂風的快轉而竟
還在李英家
這陣長久一派的
相已失去意義了的

我在字面的後面
在幽暗的處所裏
能安寧自己的已
能滿足自己的種種

好以未來生命心
種種悲慘的歸結之
既遺憾外
斗室可已經種種
而，那陣一度心
志的一樣結結大

Michael Hsu
Cathy
作
時
時
時

悼婉麗

世界過了好幾個世紀
才在水晶映出你的結骨
快活的，夢和遊樂的標道

我真相信
現在有誰與你交換遊樂的
你們一定是記取了
那麼，是你不願開口罷
還是他不懂得你的語言

你挑選而
最好而挑
挑起來說說會比較濃潤
你用不盡向陌生人說你是年
也許他們比你更年青

窗室之內外

李貴遠撰

我要買有磁貼的？
就讓我在如此灰濛濛的窗櫺中沐浴
就讓我靜去
靜去靜去在空曠的窗櫺內
暫時遠離風雨生離別外
我要買窗簾一些時間
生平每一吋係歸
以自己的去定
以自己的體操

我的神與嘴一直處於遙遠狀態
我的行與計也
一直仍留在手與眼氣之間
我的門窗虛掩
我的窗簾清涼
我的耳與眼
我一直以窗簾來隔開一沙一石的窗簾
隔開我的窗
我的身體清涼
窗簾不與甚麼地流連著

如果可能，代我請告
窗外的陽光
不斷翻動自己的步驟
若要風沙略略
鮮明的痕跡就必須懂得
且一切要懂得如書
當我醒來
我仍是前世的權力手

• 編後話 •

• 風山漫

• 人間詩刊之三續重印的出版了。在漫網與映曉的情形之下，我們委實不曉得它還能支持多久，也許，走一步便是一步了。

• 本期的重點是放在筆談：「詩與生活」上，我們邀請了七位詩人，談談他們對詩與生活的觀念。可能的話，我們也將在日後重印一系列的筆談與座談會。

• 繼「窗室之內外」之後，我們將在六月中旬推出詩刊之四：「左手人詩集」。左手人便是黃遠輝，他寫詩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了，這是他的第一本詩集，內收廿五首詩，展示了詩人多年來充滿風采的生命歷程。

• 「左手人詩集」每冊售價為四角，歡迎讀者來函預訂。

人間詩刊之三：窗室之內外

出版者：人間出版社

Penerbit Homo Mensura,
37-C, Jal. Tondok, Kuala Lumpur.

印刷者：太平印務有限公司

Percetakan Sentosa (K.L.) Sdn. Bhd.
17, Jln. Brunel Barat, Off Pudu, Kuala Lumpur.

一九八〇年二月出版

• 每冊：馬 40 分